

再回头看时，她意识到，这次失败的整形，更像是一支火把，把原本隐藏在日常琐碎里的火药引线渐次点燃，直至烧坏了她的全部生活。

一个月前，35岁的孙雨一个人搬进了新租的房子。

这里没有喋喋不休的婆婆和母亲，没有沉默不语的丈夫，睡觉和起床的时间可以随心，床单和窗帘是自己喜欢的颜色。除了洗手间，找不到一面镜子——这是孙雨最怕见到的东西。

孙雨总忍不住看后视镜观察自己。图/侯雪琪

## 双眼皮

火把是从眼睛开始点燃的。

35岁的孙雨天生单眼皮，肿眼泡。儿时的照片上，她皮肤白皙，身材匀称。但从那时起，她就坚信自己不好看，极少拍照，懒得收拾，因为“眼睛是硬伤”，甚至“功能”都欠缺：“眉目传情、眼波流转这种词只属于双眼皮。我这种单眼皮能干什么？只一种眼神，直直的，楞楞的。”

母亲也是单眼皮，她曾经斩钉截铁地判断女儿的眼睛“不好看”。

孙雨有记忆以来，母亲提到的美女，无论身边人还是明星，都忽闪着—双大眼睛。孙雨上中学时，有亲戚做了双眼皮埋线手术，大家都说她变漂亮了很多。母亲告诉孙雨，等你考上大学，妈也带你拉双眼皮去。

梦想在2009年终于实现。那一年，23岁的孙雨在北京上大四，即将毕业参加工作。母亲亲自带她去全国最有名的三甲医院做了双眼皮全切手术，花了三四千块。

那次手术恢复得很快。消肿后，随着眼皮上的脂肪被抽走，眼框周边渐渐撑开，眼睛大了好几圈，睫毛也终于翻了上去。“眼睛会说话了。”镜子前的孙雨觉得，自己“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”。

双眼皮的世界是崭新的，并且自带滤镜。那之后，孙雨爱上了化妆。很多人夸她的

眼睛漂亮，有的甚至问，“是不是新疆人啊？”

孙雨觉得，告别单眼皮后，一切似乎越来越顺了。

但也有些话让她惴惴不安。孙雨记得，曾经的男朋友谈起自己的择偶标准，其中一条就是不能“整形脸”。孙雨心里一边庆幸自己的人工双眼皮可以以假乱真；一边暗自较劲：这双眼皮还能修得更自然一点吗？

此后几年，她继续微调，先后又两次进行了双眼皮和开眼角的手术。对于镜子里的自己，她愈发觉得满意了。

在孙雨的认知里，双眼皮修复是正常的补充诊疗，为的只是在原有基础上修补，追求更美的效果。之后回忆起来，她无法确定这算不算一种“上瘾”。

孙雨在母亲家 图/侯雪琪

2015年夏天，孙雨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。由于早产，两个孩子出生时一个两斤多，一个三斤多。整个家庭都沉浸在喜悦中。孙雨记得，丈夫抱着孩子对她说，希望女儿长大后也像她一样有双大眼睛。

但随之而来的琐碎，彻底搅乱了她的生活。

早产的双胞胎先在医院的保温箱里住了半个月，回家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吮吸的力气。孙雨回忆，头几个月最煎熬。每天，她都无数遍重复着一项最基础的任务——先把奶水吸出来，倒进奶瓶里，再用手扶着奶瓶45度倾斜，往孩子嘴里送。

早产儿太虚弱了，有时候“40分钟才能咽下去几毫升”，更多时候会吐出来。她只好一遍遍地喂，一遍遍地擦，两个孩子轮着来。时间长了，孙雨抱孩子和喂奶的手开始抑制不住地抖动，后来她查资料，知道了这一症状的名字：妈妈手。

丈夫在北京工作，每个月才回家一次。一天，孙雨对好不容易回家的丈夫抱怨自己的辛苦。一旁的婆婆听到了，沉下脸来：谁当妈不是这么过来的？

在好友朱双双看来，孙雨是一个“对任何事情都比较理想化”的人，“但是结婚生孩子后，发现生活的真相一地鸡毛，她就崩溃了”。

孙雨曾在网上看到的“来美安”的广告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浏览一番后，孙雨心动了：“除了贵，没缺点”。

没有和丈夫商量，2017年4月，她独自去了北京。面诊时，除了孙雨提出的修复双眼皮项目外，医生极力推荐她同时修复内眼角和填充脂肪，称“只有这样才能达到‘内折’的自然效果”。医院承诺，将让她做app的案例模特，还将以她为案例公开授课，手术时会有各地医生前来观摩学习。

这让孙雨相信，自己接受的是一场备受重视的手术。

最终，这家双眼皮修复机构开出了一张价格为79280元的手术单。孙雨只有不到五万块存款，为了实现“更完美”的效果，她向弟弟借了钱，又在网贷上借了款，凑够了手术费。她想象着经此一役，就能重新找回自信。

但真正躺在手术台时，孙雨的心里却开始打鼓。手术室里并没有说好的学习和观摩，传说中的主刀“名医”王振军也不像她想象中专业靠谱——不但在手术前姗姗来迟，还在手术过程中表现粗暴，是她过去所有手术中感受最痛的一次。手术快完时，经护士提醒，这位王医生才想起还有个“调整双眼皮宽度”的项目未做。

孙雨甚至听到王医生说了一句，“肿成这样……就凭着感觉调吧”。她心里咯噔了一下。

做完手术后，孙雨没敢回家，暂住在朋友家。这位朋友对全现在回忆，当时的孙雨整张脸都肿胀得厉害，睡觉时眼白也露着，看着很不正常。

经历过一段忐忑不安的恢复期后，孙雨失落地发现，她的双眼皮形态越发怪异了。不仅如此，在之后的日子里，她畏光流泪，不敢拉窗帘，还出现了眼闭合不全、暴露性角膜炎、干涩疼痛等基础眼功能问题。

孙雨不甘心，跑去找来美安讲理。2018年3月，对方答应为她进行免费的第二次手术。然而，二次手术后，孙雨的眼部形态问题并未得到改善，眼功能问题反而加重了。孙雨这才意识到，她陷入了一个经过夸大和虚假宣传的美容陷阱。自己的眼皮已经被过度切除和“开发”，再难挽回了。

因舍不得妈妈走，孙雨的孩子抱住她哭。图/侯雪琪

孙雨逐渐意识到，当年的自己深受产后抑郁等影响，某种程度上，眼部整形也许被她错当成了舒缓抑郁的一个出口，但最终却因为失败的结果而成了更多灾难的催化剂与放大器。

## 被毁容者

离婚后，孙雨的母亲觉得女儿丢人，终日与她争吵。没多久，母亲被确诊为肺癌早期。

孙雨认为自己是“罪魁祸首”，她承担起了陪护母亲的重任。在照顾母亲的间隙里，她渐渐平静下来，开始与母亲和解。与此同时，她决心维权，并开始在网上寻找同病相怜的人。很快，她加入了来美安“被毁容者”的群组。孙雨发现，群里的姐妹们有着极其相似的经历——都是被铺天盖地的广告误导，匆匆面诊、叠加项目，花销巨大但效果惨不忍睹。

经过搜集证据大家还发现，来美安不仅通过营销、竞价排名等手段进行了大量虚假宣传，多次受到工商部门的行政处罚，里面部分医生的从医资质甚至都令人存疑。

孙雨这才意识到，原来被过度医美的不止她一人，她也并不完全是那个“自作自受的女人”。

孙雨最终收到的鉴定报告。受访者供图

维权不断推进的同时，孙雨与群里的姐妹们的交流也越来越深入。她发现，那些隐秘生长于婚恋生活里的困苦和压抑、一触而发的崩塌也不独属于她——失败的眼部整形曾让来自新疆的何欣饱受丈夫冷眼，丈夫嘲笑她“家中来小偷都会被吓跑”，家暴甚至也隐匿在她看似平静的生活中；二十多岁的湖北女孩小卢，手术前本来已和家境优越的男友订婚，被毁的面容最终也毁掉了她和男友的爱情；而更普遍的，是姐妹们在失败手术后都惧于见人的自卑与压抑。

孙雨发现，自杀的想法几乎在所有姐妹的叙述中出现过。

所幸，她们都坚持等到了一纸“救命”的判决。孙雨案子开庭前的2020年12月，其余的6名起诉者也都获得了一审判决的胜诉，获得总计382万元的赔偿。

虽然赔偿还没到手，但判决里的认可已足够将她们从绝望的边缘拉回。孙雨隐隐感到，这也许会成为扭转自己生活下滑轨迹的一个契机。

这个春天，孙雨也确实感到生活的冰面有了松动的迹象——母亲的身体逐步康复，去婆家自由看望女儿的次数也多了，她还变卖了母亲曾为她购置的房产，手头也宽裕了不少。目前最急迫的，就是寻找愿意接收她的、靠谱权威的大夫帮她修复伤痕累累的双眼。

这一次，孙雨只希望找回一双正常人的眼睛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人物为化名。）